

投稿邮箱
hnrbzpb@163.com

H 抬眼低眉

H 节间词话

指尖绮丽

■ 丸子意

已是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她的脑袋耷拉在软绵的沙发上，褪黄的长卷发已经许久没有打理，耳朵里塞着耳机，下巴轻昂，一旁的姑娘在她的指尖涂涂抹抹，是一种比粉色更深，比红色略淡的颜色，就在她白皙的双手上定格。似乎这涂抹间，把生活对这位三十多岁女人对美的亏欠，都还原了应有的色彩与光亮。

美甲店里很热闹，三三两两来客，来了，坐在沙发上，两腿搭在一把矮凳上，双手交给美甲姑娘点染，整个人放空，爱听歌，爱闭目，都随自己。

如果美也有气味，我素来对美甲嗅觉失灵，可如今，我也成了美甲店的一位顾客。

2010年，大学二年级暑假，我这样一个南方小镇的姑娘偷偷涂了红色的指甲油，我感觉我与青春、时尚无缝接轨了，甚至和“女人味”有了一丝暧昧不明的关联。回到家里，尽管在饭桌上把手擦得很紧，还是让老爸看见并不满地反问了一句：你这是要干吗呢？

那时，美甲店与发廊这样的新兴第三产业还是相提并论的，难怪登大雅之堂。可当时的发廊，我们如今已称为造型室，美甲店也已在各个城市遍地开花，且驻扎在城市的CBD商圈醒目商铺中，这种现代女性独特的美感体验，男人们还有点羡慕不来。

“来，选颜色吧。”年轻的负责美甲的姑娘和我说。

哪只红黄蓝绿青紫彩虹七色？那是开了染坊的七十二色。若是施耐庵在今天写《水浒传》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片段，肯定会这样描写：“这次好像开了个美甲店，红的黑的紫的，那么多我没见过的颜色都冒了出来。”

选做指甲的颜色，红得如橱窗里喜欢很久的红舞裙，黑得如情人的黑眸，绿得让人不敢靠近，紫得淡雅，粉得有质感且不轻浮。在美甲选色盘里，你仿佛看到七彩颜色的渐变，每种颜色都穿衣戴帽，有的本正经，有的妖艳摇曳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打通了你内心向往绚烂生活的出口。

我想，若是旧时袖添香，有这指尖温柔，文人书房更会添色不少。有史料记载，美人杨贵妃就在美甲上先人一步，引领时尚。《古今事物考》卷六上说：“唐杨贵妃生而手足爪甲红……宫中效之，此其始也。”

古代的美甲材料，主要是用植物花卉，以凤仙花最为常见。古人把凤仙花捣碎，加入少许明矾，先把指甲洗干净，然后用捣碎的凤仙花敷在指甲上，再用布片、帛缠住过夜。试想，《浮生六记》里的芸娘，在和沈复夏赏荷开，烹茶谈心时，那纤纤玉手涂抹了粉粉的指甲油，那小女子该是多么的可爱娇媚！

当然，像古代这样染的颜色单一，持久性短，也没有什么花样。

“你需要做一些小花样吗？”负责美甲的姑娘抬头问我。“过年可以做个大红色的，还可以镶嵌，做花色。”

“不了，我喜欢简简单单的样式。”我选了说不上来的一种倔强的粉色，比粉色蔷薇更粉，比热情的粉杜鹃花要暗淡一些，这色调和我爱美却希望不被发现的小心机很吻合。或许，张爱玲曾与胡兰成说过的，“闻得见香气”的桃红有点接近。

“绿色也会有人选吗？这么奇怪的颜色，在手上？”我问。

“什么颜色都有顾客选，看心情。”美甲的姑娘头也不抬地答。

张爱玲和闺蜜邝文美通信时，讨论指甲油颜色——“每次我看见你指甲上涂的Power Pink（粉红），总看个不了，觉得真美丽，同时又怕你会换别的颜色（因为别人的指甲，我做不了主），可是后来看见你一直涂这颜色，我暗暗高兴。”

我的闺蜜小慧说，她还是小姑娘那会儿喜欢涂透明的指甲油，干净，纯美的。但是现在觉得只有大红色，才撑得起这个三十多岁的年纪。

女人在美甲时选颜色，选的或许是一个年纪的神秘与绮丽，是一段心事的绽放，或许只是一次情绪的宣泄。

舞龙灯

■ 段万义

东西是灯，南北也是灯，灯闹元宵，龙灯为最。

倘若花灯像温婉动人的俏丽姑娘，那么龙灯就是刚健豪放的壮实汉子。姑且不言其全身绸布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黄作为主色调，单说其二十米左右的长度和恢宏的气势，就首先抢占了人们的视线和心理。

大制作的龙灯，凝聚了民间的工匠精神，虽无艺术节上彩灯的精细工艺，但在粗犷中独具特质，凸显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图腾和情感寄托。龙头威风凛凛，龙身活灵活现，龙尾遒劲如松。加上龙头前方圆滚滚的大红球（俗称红球、龙珠），成为整个龙灯不可或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此外，在竹扎的框架内，还巧妙地安装了电灯，为夜晚舞灯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良好的视觉效果。

在民间，有“三十晚（除夕）起火，十五夜（元宵）闹灯”之说。其实，舞龙灯会提前几天展开，同时不分昼夜地进行。以前总觉夜晚的比白天的好看，而事实上白天舞龙灯的场面毫不逊色，甚或略胜一筹，人们脸上的喜悦程度更加彰显。

舞龙灯不仅在村口或空旷地，而且还要来到每家每户尽展风采。人们心里总是盼着，龙灯在自家门前停留时间长一些，多沾一点吉庆之气，祈求新年门庭更加祥瑞，全家幸福安康。

龙灯编队的阵仗非同一般。看，最值点赞的为龙头和红珠。同时，还有锣鼓和锁呐伴奏助力，气氛渲染非常到位，将“龙戏珠”的吉祥寓意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在整个队伍中，人员配备充分合理。舞龙灯，不仅讲技艺，还是一项体力活。掌龙头者最累，需要常常互换，因此个个都是一顶一的好手，随时可以补位交替进行。执红珠者，似乎在引领整个龙灯的走向，他灵活多变，毫无定数。龙头将要戏好，定需花上一番周折，不恰当地说，就像孩童们所玩的“老鹰抓小鸡”游戏，精彩纷呈，激越人心。

龙灯启程，鞭炮炸响，乐器鸣奏，仿佛一下就将春天唤醒了，也把一方水土闹热了。在欢呼与呐喊声中，舞龙灯者以饱满的激情和真挚的情怀，抒发着心中生产生活后的情趣，叩响了乡人们对春天满心希望的鼓点，也表达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希冀与祝愿。喜笑颜开的百姓早已里三层外三层，皆因一睹今年龙灯的卓越风姿。

他们的脚步紧随着龙灯进行忽快忽慢的位移，情绪也跟着龙灯在高处时缓时急，简直可以刻画出一幅动态的特殊心电图。此时，龙灯的魅力化为号召力，一旦停下来，男女老少也都驻足留步，马上明白龙灯会有别样的表演即将呈现。果不其然，红色龙珠像自身练习了轻功，飞到了烟火之上，飞到了龙嘴边，也飞到了人们的心里头。龙头更加威武神气，张大嘴巴，时而将红珠牢守住；时而托住红珠轻吻，像是在充满雅趣地逗乐；时而又向着红珠顶似踢，红珠似乎被弹开了一大截。既而，龙头紧追不舍，似一切都在其掌控之内，这或许是“龙戏珠”的整体效果。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，像是宣告一切都是可以战胜的决心与信念。在上下左右翻腾跃降中，成串的连环动作尽显力量美与和谐美。如果不深入乡村，你难以相信，平时的庄稼人摇身一变成了民俗文化的使者，看来民间有很多高手，不得不佩服。

或平和优雅，或热烈奔放，龙灯都舞得深入人心。当然，也别忽视了龙身和龙尾的地位，团体协作于此推向极致。龙身的舞动，那是蓬勃发展的象征，蕴含着生生不息的繁衍与荣光。看龙尾富有节奏的甩摆，定是甩

掉过往的晦气和不祥，摆掉以前的烦恼与忧愁，意味着崭新的幸福日子就要开始。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发端，起承转合尤为重要。这正所谓“一年又一年，吉祥更添财”。

当龙灯巡舞时，每家的长者都会提前待位，准备好鞭炮和红包或礼物，倾情欢迎龙灯驾到，开门迎春接福。一户连一户，鞭炮不间断，锣鼓响不停，锁呐声声紧，热闹场面一浪高过一浪。有时，龙灯会在过去一年内生子生女、或高考高中的门第前多呆些功夫。此时，仿佛红珠跃得更高，龙头动得更劲，龙身扭得更欢，龙尾摆得更活。只见那舞龙灯者脸如关公，汗如雨下，劲头使到极点。主人的内心与脚步更是热情高涨，喜悦之态甚为难表，只有洋溢着傲娇的笑容连声道谢，随之奉上的新年礼物也像是跟着乐开了。

龙灯劲舞，制造了海南欢度元宵节的热烈与喜庆，让人们在浓厚的乡俗氛围里提升了开心与快乐的温度，也牵引了太多游子的乡情乡愁，更张扬了海南人在奋斗之后满满的幸福感。

红珠戏起来，龙灯舞起来，元宵闹起来，生活火起来。

H 诗路花语

翠楼吟·临城之春(外一首)

■ 陈健春

暗碧蓝空，光风霁月，春花漫天飞散。
文澜江放纵，任如画涛声横卷。
云堤巍岸，引蝶峙朱楼，群桥穿貫。
天悠远，四方通达，小城之幻。

璀璨。今日风光，历万千磨砺，浪惊无限。
治河除旧貌，教枯草寒枝芳灿。
登斯游遍，恋百回勿回，渔湾归雁。
谁轻叹，两鲜江海，酒樽催晚。

忆旧游 桃梅吟
看绿摇山静，舟荡江风，云送轻寒。
试问春何渡？渐桃梅韵起，酝酿斑斓。
芬芳逐见红艳，飞絮乱溪泉。
笑几缕残荷，孤枝独影，过眼尘烟。

潺潺。远春去，道无意争春，却比春妍。
纵有归春处，问能修能酬醉？野阔心欢。
寂寞惆怅何趣？放假约桑田。
忆往事悠悠，随春二度斜丽川。

访千年古驿村(新韵)

■ 吴兴瑞

迎面桑梅次第开，绿风挟雨卷云来。
古遗邸舍石雕院，今葺宗祠木镂牌。
老井百年观驿马，长亭千载送官差。
几多迁客归青史，桧柏摇天问岛垓。

清晨，我走过猪槽湾

■ 森森

渡槽是一把长长的瓢
以伟岸的躯体把历史之水
清澈之水 柔美之水
高高举向天空
连同搅和一起的阳光和空气
送给广袤的田野

庄稼一茬又一茬长高又倒下
人们一拔又一拔长大又衰老
我看到了满脸沧桑的胡杨
流干了体内的水
把时光拧成细细的风
从脚下慢慢溜走

清晨，我走过猪槽湾
就如一只小蚂蚁
行走在时间的刻度上

凝望春天

■ 椰蓝

我靠在窗沿看春雨
感受季节物候轮回的气息
宁静而洒脱
凝望春天
大地苏醒
我打开一本书
开始想像
关于一介草、一朵花、一棵树
和一个民族的全部过程
经过冬寒的抗争和沉思
万物竞相呈现各自存在的意义
春雨惊春清谷天
欣欣向荣
春光无限
我在凝望，奔涌的河流穿过丛林
如何把快乐和悲伤带给繁夏
将苍茫的大地淹没

H 烹海凿浪

宣纸上奔跑的笔尖

■ 梅国云

跟王隽珠先生交往时间不长，但印象深刻。先生身材虽瘦，却有着宽广胸怀。他的胸不仅装人间物事，花草树木，高山大河，还装地球和宇宙，所以，他的奔跑在宣纸上的笔尖，便可以跟着他随意进入大无外的宏，小无内的微。能部分看懂他的作品的或许是介乎宏微之间的人间景象，能进入阴阳媾化，火岩肌理，时空运行的，应该是他的知音，如《高山流水》之于伯牙、子期。毕竟人凡胎肉身，视力再好，凝视时间再长，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的根基，对人类科技进步探索成果的好奇吸收，没有腾空内心入定冥想的途径，是不可能窥见肉眼所不能抵达的常人难以表达的艺术世界的。

我喜隽珠先生惯常的人间万象之外的作品，盖因好奇之心。当下中国的艺术创作，可谓极为繁荣，画家队伍壮观空前，汗牛充栋的画册，每日遍地春笋般冒出的画展，真叫人目不暇接。但风格相近的色彩线条，大同小异的花鸟虫鱼，日复一日，反反复复地在眼前出现的时候，我感到了艺术的贫瘠。

我不是画家，充其量只是一个观赏者。在这样的画境里，我渴望耳目一新的具有高度精神探索的作品。当然，我对在技法上不断精进的艺术家同样心怀敬意，但不等于我就喜欢不顾其它独恋技法的艺术家创作出来的作品。齐白石老人亦主要是画小动物小植物的艺术家（当然兼工山水人物），技法上后人至今只能望其项背，于他之前同样鲜有。但老人的小动物小植物在当时绝对是耳目一新的作品，加之人文意义，便有了巨大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。那时不像现在，看个视频，或者坐个飞机，家乡山水触手可及。据说白石老人到北京后，总念家乡的山山水水，每到花开季，就会发出“故里山花此时开”的感叹。因为年纪大了，不能经常回家乡，他便把这思念通过画笔表达出来，于是北京便有了“衡岳山下”。“枕上愁余”渲染于纸上，乡心伴着童心，不知打动多少人。

隽珠先生同样创作了大量山水人物，花花草草。这里一方面包含了基础性工程——中国画的必由之路。但先生在夯实的传统路径之上，进行了升级改造，公路变成了高铁，更好看、更安全、更快捷、更舒适了。他的这些作品，我第一眼感觉到的，首先是视觉冲击力，有的作品随之而来的是震撼人心。比如他创作于1989年的《江边渔家图》，虽然只是59cm×78cm的小尺幅，朦胧夜色中，赖以生存的被树桩支起的高过茅屋高过天际的渔网，却让观赏者油然悲悯起渔夫的命运。

此时，画家与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《卖炭翁》的人文情怀是相通的。如果讲形式上的整体升级，隽珠先生的作品除了具有当下性之外，他的浓墨重彩的大色块、绵延不绝的长线条、削铁如泥的千斤笔力、细微之处见天地的巧妙构造，万千意象在笔下神出鬼没，无论是万籁俱寂、温文尔雅的，还是跌宕起伏、波澜壮阔的，每一幅都直通人心，回味无穷。

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每天海量的信息铺天盖地，读图是绝大多数网民的首选。我提倡艺术家要与读者相向而行，多多创作反映这个时代，三观正确，匠心独运，有作者情感温度的，能拨动人们心弦的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。当然自娱自乐是另外一回事。

油画起源于西方，影像视觉艺术对西方艺术家同样构成挑战。古代油画家们的艺术追求精神，是不可思议的。为了精准，几何学、解剖学、动植物学、光影学等，是他们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。照相机的首次出现，当时没有哪个画家可以无动于衷。而今的照相机在瞬间可以拍出很多张光影微妙变化下的物体面貌，可以随时随意捕捉到不易察觉到的人和动物的表情，可以拍到寒毛在微风中摇摆的高清特写，后期制作可以根据个人的喜爱，夸张、变形、解构、重组、用色。新的艺术形式，总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应运而生的，你不去探索，读者自然会毫不客气地把你甩到九霄云外。

隽珠先生的创作早已进入新的领域，在宏大世界和微观世界纵横驰骋。高，可以表达杳远时空；低，可以反映人间温情。无论是高还是深，代表的都是了不起的精神高度。

H 流年剪影

对一棵菜微笑

■ 赵海波

我的乡村生活，有过一段种菜经历，我与土地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经常与土地进行纯粹而圣洁的交流。家里有块空地，一直闲置着，我把它开垦成一片菜园，园子里有六畦菜圃。那年，我未满十二岁。

菜园用篱笆围拢起来，形成一堵一米高的围墙。这样的围墙，可以防猪，却不能防贼。

村里不通自来水，村民饮用水仅靠村里的几口水井。种菜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水源。村口有个水塘，离菜园五百多米，我担着两个木桶去那挑水浇菜，每天往返十几趟，腰酸腿疼，肩膀磨出了血印。旱季，雨水少，水塘干枯，我要去更远的沟河挑水。浇水的时候，能听到白菜咕噜咕噜的喝水声，带着一种酣畅淋漓的满足感。除了浇水，还要施肥。那时化肥限量供应，即使不限量，我也买不起。牛粪是很好的肥料，不用花钱，只要手脚勤快就可以了。我在菜园的边上挖一口蓄粪池，将捡来的牛粪存到里面。我从不浪费自己的尿，在家里，我把尿拉到一个木桶里，在菜园，我把尿撒进粪池。这些新鲜肥料使用起来精打细算，并不是每棵白菜都能等量地尝到这些营养品。施肥前，我把每棵菜都观察一遍，叶子颜色嫩绿的，少施点，叶子枯黄的，多施点。

白菜生命力旺盛，耐低温也耐高温，但这并不能说种菜没有风险。海南每年夏季总要遭受几次台风的袭击。台风过后，村后的树木东倒西歪，有

的树木甚至连根拔起，到处一片狼藉。菜园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，白菜整个身子埋在泥土里。也有白菜幸存下来的例子。有一年，台风连续肆虐好几天，许多树木都被大风刮倒，风停雨歇，我来到菜园，在一片破败里，我看一棵白菜依然站立着，我把园子清理干净，精心呵护那棵白菜。虽然整个园子只有一棵白菜，但我心情特别好，每天都对着它微笑。它似乎感受到了我对它的偏爱，颜色渐渐浓郁起来。我没有收割这棵白菜，一直养着护着，直到它自然枯黄、寿终正寝。

我的空余时间基本在菜园里度过，浇水、施肥、除草等，样样亲力亲为。忙完一天的话，我时常坐在一棵椰子树下，此时已是黄昏时分，晚风吹拂，可以看到菜苗正在拔节生长。闻到菜叶淡淡的清香，满眼的新鲜和营养，满眼的清新和舒适，内心涌起一种满足感、成就感。彼时，我没什么远大理想，最大愿望是把菜种好，用一片繁华覆盖一片荒凉。

生活在乡村，种菜赋予我超乎现实意义的使命。

收获白菜，我将那些叶子枯黄或枝叶损伤的白菜拿回家。新鲜白菜在饭桌上难得一见，即使是粗枝烂叶，也是舌尖上的美食，“盘中顿觉有光辉”，满满的一碟白菜，顷刻间便见盘底。那些叶片粗大肥厚、绿色青翠欲滴的完好白菜，用水洗干净，挑到公社卖给食堂，菜钱悉数交给母亲，补贴家用。

种菜的日子持续了三年时间，所有苦楚和喜悦，都藏在一层一层的菜叶里。时隔多年，饭桌上的白菜总能唤醒旧日时光，让我找到那一年，对一棵菜微笑，有着怎样美好的回忆。

H 食话琼崖

石磨汤圆

■ 廖华玲

石磨，是母亲的传家宝。面对五谷杂粮加工的便捷化、营养化，母亲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改变由他，品尝在我，石磨原汁，味道最好。”

这不，年近尾声，元宵压轴，母亲的石磨又如约推起。那一个个软糯香甜、晶莹剔透的汤圆，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元宵往事。